

60周年 名家翰墨·春华秋实70年

编者按

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70年来,祖国山河改天换地、万象更新。海南感应时代的脉搏,文学的薪火越烧越旺。文学是时代的记录者,也是最为喜闻乐见的传播者。即日起,本版开设“名家翰墨·春华秋实70年”专栏,约请知名作家,切近生活热流,假以厚实的文字,记录他们眼中的海南。

云水西海岸
■ 孔见

的市区。水中升腾起来的雾气,萦绕着这座城市,让它看起来如同梦幻一般,仿佛是海市蜃楼。而海口人生活的现实,似乎也是一种梦幻之境——那是数以百万人的向往,但我的目光却回过头去,想起往日的景象,业已沉没的船只。

西海岸是眺望之地,站在高处拨开云雾,可以看见横亘在对岸的大陆。特别是夜间,彼岸的灯火如同银河里的星光。以岛屿的身份去眺望大陆,会有一种皈靠的渴望;但转身面对整个大洋,则需要一种决绝与义无反顾。在黎族传说中,先人们是从对岸泅渡过来的。离海滨浴场不远,一个叫做烈楼嘴的地方,是西汉楼船将军杨仆率部登陆的地点。这些骁勇的战士,上岸之后便点火焚烧楼船,以示决一死战,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正是凭借这种决心,海南岛正式纳入中华的版图。

对于陆地文明而言,海南岛是天地的尽头,孤悬于海外;但对于海洋文明而言,海南岛却是一个前沿。千百年来,海口周边海域里埋葬的沉船,并不比西安、开封等古都外围的古墓少。比起陆地上的崇山峻岭,埋



《水上精灵——红树林》(重彩油画) 周昌新 作

父亲
■ 符永涛

有的乡亲在自家听,有的干脆到我家,围在父亲身边,会唱琼剧的还常常跟着唢呐声亮开喉咙唱起来……在那些缺少文化娱乐活动的岁月里,大家就这么简单快乐地活着。

除了摆弄乐器,父亲还是村里的一位赤脚医生,他会用各种草药治病,上门找他看病的人也不少。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,村民有病会找他,甚至城里人病了也慕名而来。无论患者来自何处,他都义务问诊且免费治疗。他还总结了一个特有疗效的治疗跌打损伤的土药方。本来他完全可以凭此“手艺”收取合理费用补贴家用,可他始终坚持免费。在那个年代,乡下人家谁都不富裕,他会对所有来看病的人说:草药是自己上山采的,我没花钱,你也就不用付钱了,早日把病治愈就好了。他常对我说,人在世间多积德行善,自己既心安理得,又能帮助别人。他的一生,确确实实在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他朴实无华的话语。他虽是地地道道的农渔民,但在他身上,却鲜见狭隘的小农意识,看到的多是宽广的胸怀、仁厚的善心,他送给别人的,都是温暖。

然而,这么富怀悲悯心的父亲,却与他的儿子吵过一架,所幸是唯一的一架。那是十年前,因拆建老祖宅意见不同,我与父亲起了争执。我主张按传统回建瓦房,他坚决反对,主张新建钢筋水泥楼。争执不下,他带着怨气冲我发问:你们可以住楼,公(祖宅里安放的历代祖宗牌位)怎么就不能住楼?我深知,像父亲这样的农渔民,曾饱尝台风无数次摧毁瓦房的痛苦与无奈,才会作这样的选择。后来我尊重他的意见,把祖宅建成了钢筋水泥楼。

耄耋之年,父亲并不糊涂,有时说起话来还带着些许幽默。几年前的某个秋天,在北京工作的孙子带他到首都旅游,看到故宫里的皇帝卧室时,他说睡房不大呀,床跟我那张也差不多嘛,逗得大家都笑了。逛完故宫,他说,人啊,不管地位高低,三路瓦、一张床就够了。回顾老爸这一生,他确实是知足常乐的。再想想居住在月亮湾海边的那些男人女人,大多也是这样的吧。

父亲一生身居乡下,一辈子受着村民的敬重。这不仅在于他是捕鱼高手,还因为他能编导琼剧、吹很好听的唢呐和笛子、拉一手旋律悠扬的二胡,尤其是唢呐,他是吹得远近闻名。父亲吹奏的唢呐,清脆洪亮,抑扬顿挫,穿透力很强,夜晚在院时一吹,全村都能听到。晚饭后吹唢呐是父亲的最爱,不仅能缓解自己白天劳动的疲倦,还能让父老乡亲一起享受音乐。

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70年来,祖国山河改天换地、万象更新。海南感应时代的脉搏,文学的薪火越烧越旺。文学是时代的记录者,也是最为喜闻乐见的传播者。即日起,本版开设“名家翰墨·春华秋实70年”专栏,约请知名作家,切近生活热流,假以厚实的文字,记录他们眼中的海南。

伏着狂风海啸的大洋,是更需要勇气的所在。在遥远的秦汉时代,生活在岛上的骆越之人,便乘桴于“涨海”,穿越“千里长沙”“万里石塘”,在波峰浪谷之间开辟出看不的水路来。他们打造的木船,吨位可达到三十吨甚至更大。那时候,海上贸易的获利是陆上的十倍以上,丰厚的诱惑刺激着冒险的精神,于是,开出去的船,一次比一次更远,一条液态的商道就这样被踩踏出来,成为后来被称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雏形。由于阳光的烤炙与盐碱的腌制,他们的脸孔黑得难以辨认。海南岛上盛产的珍珠、象牙、犀牛角与广幅布,令当时的上流社会趋之若鹜。就连绝代美人赵飞燕皇后床上的席子,也是海南椰子叶编织的。

天宝年间,唐将高仙芝在与大食国的作战中失利,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因此受阻,帝国外贸的主渠道转向海路,海南岛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地位更为突出。海口的烈楼港、三亚的临川港、文昌的清澜港等都是商船的中转站,内连广州、泉州、宁波,外接越南、暹罗、印度与斯里兰卡。来自波斯和罗马帝国的商船也往往经停这

里。在亚洲象和犀牛绝灭之后,岛上最吸引人的是除了珍珠,就是沉香、降真香,当然还有玳瑁、槟榔、吉贝、黎锦、珊瑚、海参、鱼翅等。沉香中还有更加细致的分类,如沉香、鵝斑、沉水香、奇楠香等,堪称香料之王,有“一钱万金”之贵重。在唐宋诗人的作品中,屡屡飘出了海南岛的气味。就连白居易也是“尽日窗间更无事,唯烧一炷降真香”。到了宋代,海南黄花梨也与沉香一起,成为海南岛饮誉海内的招牌产品。在某种意义上,海南岛早在汉唐就是自由贸易港,俨然成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前沿。

到了宋代,海南设立了市舶司,对进出口货物专门征税。宋代诗人楼钥在写给赴琼任职友人的诗中,有这样的描述:“或从徐闻向南望,一粟不见波吞空。灵神致祷如响答,征帆饱挂轻飞鸿。晓行不计几多里,彼岸往往夕雨春。流求大食更天表,舶交海上俱朝宗。”(《送万耕道师琼管》)。从中可见海上贸易的繁忙景况。到了清代末年,还有十四个国家在海口设立领事馆。这就是《中英天津条约》中,殖民者将琼州列入必须开放的十大通商口岸的原因。

从西海岸一眼望去,便是宋明时“帆樯之聚,森如竹立”的神应港入口处,如今已建起了跨海的世纪大桥。在神应港上岸,就进入海口的老城区。南洋风格的骑楼,是东西方文化交汇时激起的浪花,处身其中,似乎还能听到昔日的余响。在过去的年代,海南岛能够进入国际贸易体系的,都是大自然恩赐的稀缺之物。比如犀牛角,比如象牙,比如沉香,比如黄花梨,这些资源已很稀少,且不可再生。现在,海南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,圆成今日的梦想,所要依靠的是什么?这恐怕是此刻浸泡在海水里的人,需要思考的问题。也许,我们还须像先人那样,开始新的凶渡;还须像当年在西海岸登陆的汉军那样,将自己曾经乘坐的楼船付之一炬。

西海岸是眺望之地,也是起航之地。整个夏天,一直有云彩在飘动,岸上的木麻黄,深夜里也没有停止过摇晃。退潮带走了白色的泡沫,海体呈现出殷切的姿态。这样的时刻,应该有一场酣畅的雨,来消解岸上的渴热;椰子树下,必定有值得期待的欢喜发生。

鸟,地上的一只蝉,更不会擅自砍树折花,因为这种行为会被视作另类,是要受到谴责和处罚的。还有一种现象极具穿越感,让我回到过往的初心。每个周末是小区的“集体劳动日”,每户自愿派出一人清理枯枝落叶,修剪花草树木,点评绿化美化,义工的角色和志愿者的形象历久弥新!

自然环境营造人文精神,催生出诸多积极向上的景象。不管是老住户还是新住户,彼此碰面带笑,问候和颜悦色;不管是从外面搬进来的还是从这里搬出去的,大家抽空帮忙收拾,搭上一手助力;得知有位老翁有心梗前兆,大家都施以援手,有的电话咨询社区医生,有的联系120紧急救护……这一桩桩,一幕幕,几乎无人选择事不关己的沉默和冷血。我习惯于早晨与傍晚在小区里转悠,或与老者侃大山,或伴幼者做游戏,看到的和听到的是那样暖心。有公婆夸儿媳的,有晚生赞长辈的,绝少听到你是我非的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言碎语。每逢节假日,邻居互约楼下活动,大树底下冒出一个个文体沙龙,有长者的“茶叙台”“棋艺台”双双对摆,有幼者的“诗词角”“英语角”轻轻翻页,好一派其乐融融的小区温度,很有画面感。这也使我想起另一种况味:有的小区楼高摩天,既现代时尚,又豪华气派,只可惜路窄、树稀、绿少,还拥堵,住户无奈只好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。更不可思议的是,有的住户对门不相识,平时不往来,相逢如路人,与我们这里多有落差。

左边是树,右边也是树;前边有绿,后边也有绿,整个植被长得有点侵略性,市井的一切喧嚣都被屏蔽。栖居于此,我知足了。

只要你用心体察,就会发现小区居民们的许多习惯和行动,已经上升到美德层面和文明层级。草地旁边,你会看到温馨的提醒:“绕行三五步,留得芳草绿”;大树底下,你会看到哲理性点拨:“种树种草种春风,以自然防护自然。”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,这里的人们一般都不伤害和触碰自然生物,哪怕是试图带走树上的一只

鸟——雅。“初入口为涩,回味后为甘”。正如家父所说,“喝茶要品”。但茶到了我这儿,却是没了这份雅致。从茶盒里“呼啦啦”抓起一大捧茶叶,尽数撒入七寸大瓷盆之中。也不管它是几度的水,烧热了就往里倒!待得过几分钟,不烫口了,便喝。母亲曾用一词来形容此事:“牛饮!”家父见此,甚忧,与我言道:“小狗儿,喝茶,就要慢慢品,品出它的苦,品出它的涩,只有如此,才能晓得茶之甘。才晓得‘先苦后甜’之理。你这样子喝,是不符合‘茶之道’的。”

我却在心中暗笑,茶道既为人性,亦可为人性所改。路是人走出来的,既能走出来,何以不能再辟新路?从此以后,我就创立一个新门派,要义就是“将进茶,碗莫停”。

茶在中国露面,最早的记载是在先秦,唐代开元以后,茶道大行,饮茶之风弥漫朝野。而茶文化开始以文字的方式体现,是茶圣陆羽的《茶经》一书的问世。安史之乱时,“积尸草木腥,流血川原丹”,也不知唐明皇与杨贵妃喝的茶,是何种茶?俗品,或是最上品?产于苏州,抑或是西湖?还有,《红楼梦》里“泼皮破落户”王熙凤打趣林黛玉道:“你喝了我们家的茶,便成了我们家的媳妇。”也不知林妹妹又喝的是哪种茶?

罢了,清风一二缕,月色三四枚,我且享受眼前这树叶子无边无际之闲趣吧。来来来,喝茶!

H诗路花语

一条河的指引
■ 陈才锋

我没有太刻意追问
只是清风惊湖面,花香唤蛙鸣
我闭上眼睛
一条河的指引,我和爱人
牵着手,行走
暮色下
一粒粒金黄的水稻
山野中
剽悍的野兔,机警的羚羊
促织思绪,炊烟深处
染水幽幽,莺声放亮天空

沉香
■ 王晓冰

那阵风过后
群鸟鸣啭,蓝天如洗
一切如释重负
点燃,轻嗅,细嗅
不动声色地亲近一棵树的前世今生
那些劈出的伤,钉出的孔,咬出的洞
那黏稠的泪水苦水脏水
在这一刻,顿悟
成一柱苦芯的
沉香

全程都纹丝不乱
直到抵达最后的岸
云层峰拥
海风乍起
绷了一路的面孔
开始发烫
我的头发
在头顶一缕缕散开
袅曲如烟

追梦的脚步
■ 徐永清

故乡是陌生街头听到乡音的那一
股酸楚
故乡是梦里散发柴火味的炊烟
我是游子
炊烟系不住我追梦的脚步
乡音鞭策我做一棵随风舞动的大
树
我就这样随着列车远去
像故乡的云
东风来了东去
西风来了西去
与大雁相遇的时候
我开始追忆似水年华
我开始回头叹息落花
回家的路像葡萄藤一样蔓延
我成了故乡的客人
门口的黄狗对我尴尬地摇尾
它一双紫葡萄一样的眼睛
在我的泪眼里熟透

走进秋天
■ 京宗

走在路上,不再撑开防晒的绿伞
阳光吻着脸颊,和颜悦色
风穿上海衫,雁摆开
“一”人阵势,向南迁徙
跟着你的脚步,匆匆
你来了,我也来了
我边走边读你田野的作品
稻穗黄了,脖子挂着金灿灿的项链
西瓜熟了,捧着大腹,笑坏了弥勒
大棚里白菜欣然,任它夏炎秋凉
你牵着我的手,走进丰饶的果园
橘子、橙子、柚子……硕果累累
压弯了枝条的秤杆
称一称,才知道金秋沉重的分量

我驻足山脚下,看你手持画笔
给山腰枫林润色,突然一只鹧鸪
从林中飞出,抖落几片红叶
飘来,抹去我脸上凝霜

一路相伴前行,淡定
你成熟了,我也成熟了

湖水
投稿邮箱
hrbzpb@163.com

小区温度
■ 卓东荣

枝叶交叉,枝叉互撑,齐刷刷地向上蔓成一个个蘑菇似的冠盖,诚如一把把绿色巨伞,遮天蔽日,筛风透月,别有一番情调。不管你在大树底下看书读报还是聊天纳凉,都会领略风过耳际、云擦林梢之景致,都会觉得时间沉淀、岁月静好和日子安适,甚至还会规避物质对心性的逼仄,懂得物质生活的某些缺失,可以用精神生活去圆满。我经常串门就看到,有些家庭总会在案台上摆放一盆绿萝,窗台上置放一盆水仙,空瓶里插上几株富贵竹;有些家庭在客厅里营造袖珍假山,书房里悬挂梅兰竹菊,餐厅里添加蔬果图像……如此种种,我把它看作放松心境的憩园,也看作并非矫情的浮华,更看作添加生活温度的诗化点缀。

进入小区腹地,只见满目苍绿,藤蔓交缠,一时半会找不到边际,颇有纵深感和景深感。每幢楼的前、后均有绿化带和停车场,方格化与标识性非常醒目。那高树、低灌、矮花有规则地散落着,既有气势也有“颜值”;那浅绿碧绿墨绿成型的各种乔木,缕缕串串,密密匝匝,齐齐地向着行人致意;那斑驳的杂树交错互生,旁逸而斜出,虬结而牵绕,葳蕤绚烂,好像一面生态回音壁。而最美妙的则是,在那绿的堆拥中又拱出些许红,尽管不那么夺目,却也显得协调柔顺,如同字画中的一方闲章点缀尺幅,富有余韵与余味。

我家楼道门前可谓是第一道风景线。从从簇簇的一片大树蔚成奇观:树干硕大且寄生成枝,枝又分枝,

我外祖母的家乡豫东地,说喝水,不叫“喝水”,却美其名曰“喝茶”。也许是那时豫东确实穷,喝不起茶,又觉得喝白开水太过于低三下四,或许为争点子脸面,“喝水”一律改名为“喝茶”了。

说是“喝茶”,实际上又有谁肯把血汗钱换成几片叶子呢?我曾经跟外祖母说过,“茶”和“水”,并不是同一件东西。但她却颇不以为然。

我祖籍在信阳,信阳毛尖是闻名遐迩的。信阳产茶,在信阳说自己喝的是买的茶,自也是便宜得紧。因此,我父亲他们即使是在贫困时期,喝的倒也是真的“茶”。但他们喝茶却又说成“喝水”。

兴许受我父亲影响,我喝的“茶”必须是茶水,是一本正经的信阳毛尖茶。毛尖最上等的是“雨前茶”,清明节前采摘,绿莹莹的,还带着些白霜,芽头很小,细而秀,如同眉清目秀的小姑娘。两个指头撮一撮儿,八十五度上下的热水,先是冲一遍,父亲叫“洗茶”——茶是要洗的,虽说毛尖一般生长在山里,取的,是自然之灵气,吸的,是天地之精华,但浮尘还是有的。

泡好了的茶水,杯子里一片嫩绿,芽头齐齐倒竖,倒像是把清新演绎到极致的艺术。

我们从来不搞“拼多多”式的喝茶。打小,家里就永远摆着那么一套精致的茶具。每当家里来客人,家父拿出来待客的,不是瓜子饮料大白

免,却是一个精致的小茶盒中几片绿的东西。往往是将其拿出后泡在壶中,让客人去喝,以此来应付客人。但客人却丝毫不以为意,眉开眼笑的,好似逮着个什么宝贝。每当此时,我便觉得我的心灵受到了冲击。因为打小,我心里所谓的“茶”,不过是几片树叶,味儿不甜不说,还苦得紧。因此小时候我是极不愿喝茶的。

大理人还种茶花,又给茶花分类、取名。叫什么“抓破美人脸”啊、“落第秀才”啊,一个个的名字都是千奇百怪,深不可测。在武侠小说《天龙八部》中,苏州的“假大理人”王夫人搞了个“曼陀山庄”,种了不计其数的茶花,想造一个“大理茶花园”,便是受了段正淳这个“真大理人”的影响。

尽管我年小时不喜茶,但长大后,我却继承了信阳人钟情茶水的传统。茶,在文人眼中,就这么一个字

将饮茶
■ 肖若洋

儿——雅。“初入口为涩,回味后为甘”。正如家父所说,“喝茶要品”。但茶到了我这儿,却是没了这份雅致。从茶盒里“呼啦啦”抓起一大捧茶叶,尽数撒入七寸大瓷盆之中。也不管它是几度的水,烧热了就往里倒!待得过几分钟,不烫口了,便喝。母亲曾用一词来形容此事:“牛饮!”家父见此,甚忧,与我言道:“小狗儿,喝茶,就要慢慢品,品出它的苦,品出它的涩,只有如此,才能晓得茶之甘。才晓得‘先苦后甜’之理。你这样子喝,是不符合‘茶之道’的。”

我却在心中暗笑,茶道既为人性,亦可为人性所改。路是人走出来的,既能走出来,何以不能再辟新路?从此以后,我就创立一个新门派,要义就是“将进茶,碗莫停”。

茶在中国露面,最早的记载是在先秦,唐代开元以后,茶道大行,饮茶之风弥漫朝野。而茶文化开始以文字的方式体现,是茶圣陆羽的《茶经》一书的问世。安史之乱时,“积尸草木腥,流血川原丹”,也不知唐明皇与杨贵妃喝的茶,是何种茶?俗品,或是最上品?产于苏州,抑或是西湖?还有,《红楼梦》里“泼皮破落户”王熙凤打趣林黛玉道:“你喝了我们家的茶,便成了我们家的媳妇。”也不知林妹妹又喝的是哪种茶?

罢了,清风一二缕,月色三四枚,我且享受眼前这树叶子无边无际之闲趣吧。来来来,喝茶!